

吾乡风物

# 鸡鸣就是小型的故乡

陈思呈

## 1. 混沌

前些天，在绍兴老屋基，遍地的母鸡公鸡和小鸡，不知不觉地看了很久。母鸡的脖子一伸一伸，喉咙里咯咯有声，像节奏严密的舞蹈，看得人欲罢不能。公鸡又傻又威风，突然站定，抖动鸡冠，像是想到有事要宣布，清清嗓子后又什么都想不起来。公鸡还喜欢单脚独立，鸡立鸡群，然后顾盼自雄。但最好看的还不止是它们的动作，而是神情。

不可思议，老屋基的鸡，广州天河公园的各种蛙，还有我家里的狗，它们的脸上都有相似的表情。要说这三者有什么共同点，只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动物。

我友老赵带我在天河公园夜观多次，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蛙类。黑眶蟾蜍，花狭口蛙，斑腿泛树蛙，它们无一例外，瞪着空无一物的眼神直视前方，又突然，闪电一样消失了。呆木和尖锐，在所有的动物身上，都像莫比乌斯环那样的一体。老赵说，因为它们身上有上万年的混沌。

也许，让人类感到安宁或者感到恐惧的，都是这上万年的混沌。

## 2. 荒寒

读张爱玲的小说《半生缘》，叔惠和翠芝一起去清凉山之后，翠芝当天就和一鹏解除了婚约。而叔惠过了一段时间后，才得知这件事。得知这件事的那天晚上，天气很冷，是年底了。

那个夜晚，全世界都在睡，陪伴叔惠的失眠，只有一些鸡叫。当时的情形是：这两天月亮升得很晚。到了后半夜，月光潋潋地照着瓦上霜，一片寒光，把天都照亮了。就有嗶嗶的鸡啼声，鸡还当是天亮了。许多人家都养着一只鸡预备过年，鸡声四起，简直不像一个大都市里，而像一个村落。睡在床上听着，有一种荒寒之感。

因为他即使知道翠芝有这样的勇气，或者说这样的决心，但他依然明白，他们不能在一起，彼此的世界隔着天堑。这道天堑使叔惠终生寂寞，有深深的荒寒之感。

但是他安于这寂寞，他不会去改变什么。在这里，鸡鸣声似乎是安慰，让不可得的ta在ta的位置，让自己在自己的位置，他的寂寞中也带着稳定。

鸡鸣真的是神秘的事情。温馨之时，它的啼叫让温馨越发温馨。荒寒之时，它的啼叫让荒寒越发荒寒。

## 3. 墙东隙地

杜甫的诗里，有一首写他催儿子去建鸡舍的事。那首诗很长，我愿意复述一下背后的故事。

出现在老杜诗中的儿子，有长子宗文、次子宗武，还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中因饥饿而夭折的幼子。对长子宗文和次子宗武，杜甫的区别看待不加掩饰。他给宗武（小名骥子）写了不少诗，大致都是以下内容：

“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

“骥子春犹隔，莺歌暖正繁。别离惊节换，聪慧与谁论。”

老杜对宗武如此满意，也许因为

宗武遗传了他的诗才：“自从都邑语，已伴老夫名”，“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都是在强调宗武继承了他的才华和人生理想。

而对长子宗文呢？他单独写给宗文的诗，据考，明确的就是这一首：《催宗文树鸡栅》。

诗写于公元766年，那一年杜甫在四川夔州（今重庆奉节），诗的内容说，鸡笼要修在哪里，怎么修，鸡们要怎么区别异党，各种天气怎么办……诗里的宗文，当然很能干。

所以老杜家的亲子生活很有意思，对次子宗武的要求就是“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对长子宗文的要求就是“墙东有隙地，可以树高栅”。

是偏心吗？如果我们说老杜偏心，那就是我们预设了，建鸡窝一定不如读书。

事实上很可能宗文天生只适合农事工作，一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建鸡窝让他得其所哉。如果基于这样的认识，那么老杜则只是因材施教而已。

## 4. 著名的鸡栅

这首诗不仅是一首诗，杜甫让宗文修鸡栅这件事，在诗歌史上，成为一桩重要事件。鸡栅，成了一个文化符号。后世的诗人们写到和儿子的沟通，背景墙上总会有个鸡栅的影子。

比如陆游：

“群散鸡归栅，声喧雀噪园。丁宁语儿子，切勿厌沉沦。”

“宗文树鸡栅，灵照挈蔬篮。一段无生活，灯笠可与谈。”

“高谈对邻父，朴学付痴儿。补棚怜鸡冷，分粮悯雀饥。”

比如范成大：“南浦回春棹，东城掩暮扉。儿修鸡栅了，女挈菜篮归。”

比如黄庭坚：“诗催骥子成鸡栅，茶约邻翁掘芋区。”

我在古诗词网站上用“鸡栅”作为关键词，就能搜出这许多句子。修鸡栅的宗文，显然成为乡村农事生活中，动手能力超强的青壮年形象代表，万千乡间老父心中的亲子符号。

从这个意义来说，宗文不比宗武失败。

## 5. 吾乡的鸡场

杜甫家当时有50只鸡，这是养鸡场的规模了。

在吾乡，竖鸡栅不是简单的活计，因为放养的鸡太能飞了，分分钟飞到树上坐着，高两三米的围栏都不定拦得住。所以，宗文树鸡栅的工作量有多大，那个鸡栅有多高，我略能想象。

对农民来说，鸡太重要。



六畜兴旺（国画）唐云、江寒汀



妻子感情甚笃：

“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他的生活琐碎具体，有理有据，而诗中那个稚子，又能游泳，又能敲针，还能钓鱼，那是宗文吗？从写作时间看，其时宗文应不是稚子。不管是谁，动手能力带来的安定感，正和当时竖鸡栅时如出一辙。

## 7. 云胡不喜

我怎么会忘记诗经里写的关于鸡鸣的诗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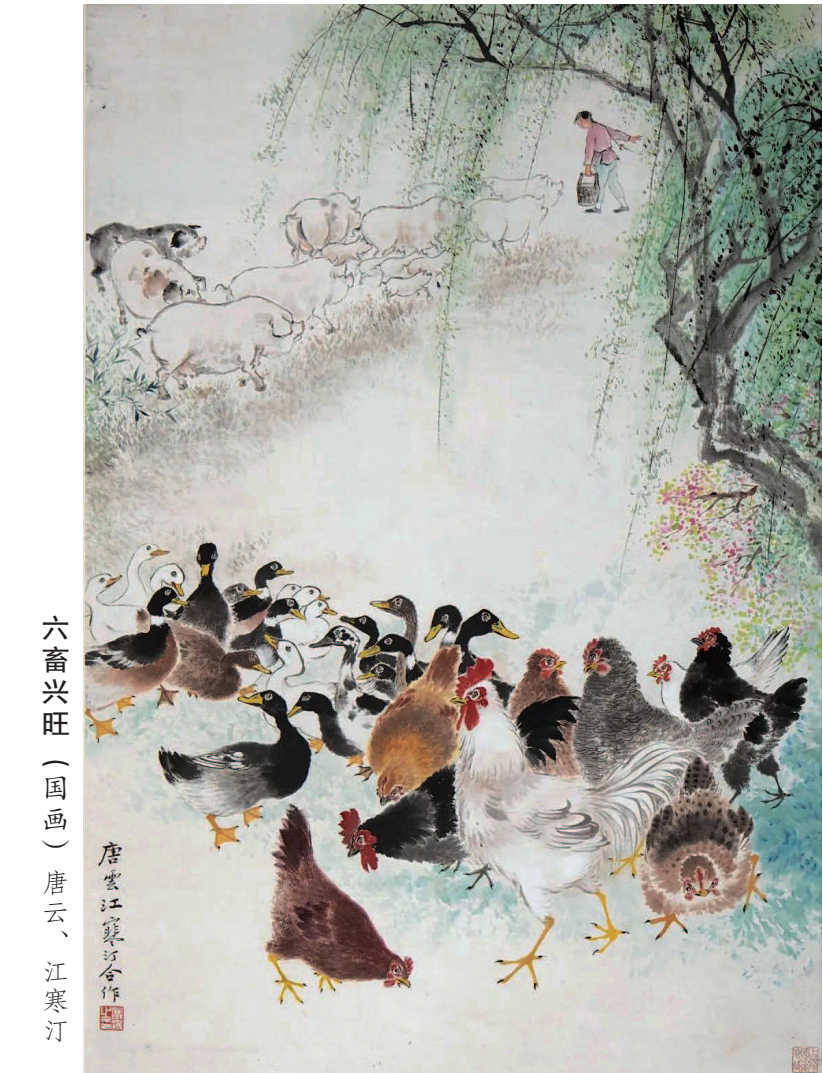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四乡如墨，乱世如斯，在这里，鸡鸣增添了混乱和无序。就在一切快难以承受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既见君子。

既见君子，又为何还不喜呢？既见君子，破辟得到支撑，喧嚣得到平息，世界变得清晰，创伤被重新定义——那么，又为何还是不喜呢？

那是因为即便面对面坐着，你也提前想象了稍后的别离。正因为此刻的时光被期待过，所以既见君子的时光，必须一寸寸都是闪光，才配得起之前的思念，和之后的忧伤。但一旦有了这样的赋予，那么既见君子的时间，无论如何都比你以为的要平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赋予呢？还是因为那鸡鸣。那鸡鸣叫得那么焦灼，一声声都在提醒着，提醒着逝者如斯夫。那啼叫的鸡，它就是时间老人，它催迫有加。



张薇

# 莎士比亚：戏剧时尚的弄潮儿

莎士比亚何以成为莎士比亚？许多学者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进行了阐释，然而，有一个方面被忽略了，莎士比亚在戏剧艺术的潮流中热衷于追求时尚，使他成为当红的戏剧高手，进而流芳百世。

从乡村小镇斯特拉福来到伦敦，一切对年轻的莎士比亚来说都是新鲜的，大都市的风景、王室贵族的生活、戏剧舞台上的五光十色都让他好奇、兴奋。他在戏剧上是从零起步，最初对戏剧的感觉是巡回剧团到他家乡的精彩演出所留下的印象。自从到了伦敦，他经常泡在剧院里，在打杂的闲暇之余，观看戏剧的排练，逐渐了解戏剧的要素和技巧，于是斗胆尝试写作。初涉剧坛的他难免模仿、跟风、追求时尚，剧坛流行什么，他就写什么，观众爱看什么，他就编什么，这样他的戏才有广大的受众群，才能博得眼球，获取可观的票房收入。

据史料记载，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剧坛，当时流行宫廷戏、贵族戏、复仇戏、鬼魂戏、魔法戏、精灵戏等，上演的大多是“大学才子派”的剧作，约翰·黎里、罗伯特·格林、托马斯·基德、克里斯多弗·马洛等人的作品盛行一时。那时的舞台，王公贵族的角色撑起了大半壁江山，因此，初茅庐的莎士比亚也模仿大学才子派，他的历史剧、悲剧、喜剧、传奇剧的角色绝大部分是王公贵族、帝王将相，单从剧目就可见一斑，如《理查二世》《理查三世》《李尔王》《亨利四世》《亨利五世》《亨利六世》《亨利八世》《裘力斯·凯撒》等等。

基德的复仇剧在当时影响很大，他的《西班牙悲剧》叙述了赫罗尼莫为儿子复仇的故事，其中有鬼魂戏、戏中戏，还有内心独白的手法。战死的安德烈亚的鬼魂和“复仇”精灵首先登台，道出了全剧的开场白，剧终时，又是安德烈亚的鬼魂和复仇精灵宣读了那场白。赫罗尼莫利用戏中戏将仇敌杀死，为儿报仇。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显然借鉴了该剧，剧中出现了老国王的鬼魂，又借用戏中戏来验证克劳狄斯是否杀君篡位的凶手，并书写了哈姆雷特大量的内心独白。莎士比亚青出于蓝胜于蓝，其所塑造的哈姆雷特形象的丰富性大大超过了基德笔下的人物。该剧的哲理也超越了《西班牙悲剧》，如果说基德的剧只是典型的复仇剧，停留在血腥、暴力的层面，那么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已经是振聋发聩、令人深思的社会悲剧，其中对生死、对爱恨、对宇宙万物、对人类的哲理思辨已成世界级的追问。

魔法戏也颇受世人的欢迎。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里浮士德就是

一位魔法师，他可以用咒语唤出魔鬼靡菲斯特，靡菲斯特也能唤来古希腊美女海伦。格林的《僧人培根和僧人邦格》中有“魔镜”。莎士比亚也借鉴法术，在《暴风雨》《麦克白》等剧作中用魔法增添虚幻、神秘、诡异的色彩，使戏剧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激发观众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莎士比亚的超越在于《暴风雨》中的普洛斯彼罗不只是一个魔法师，他还是被篡位的公爵（米兰国王），他用魔法作为惩恶扬善的武器，夺回王位；他是正义的王者，也是仁义的王，他宽恕了弃恶从善的恶人们。这一形象的丰富性超越了马洛的老学究浮士德，也超越了格林的僧人培根。

黎里的飘渺空灵的精灵戏也颇受欢迎，他的作品《亚历山大和坎帕斯》比《恩底弥翁》《加拉斯娅》和《弥达斯》中不断出现精灵。在《恩底弥翁》里，精灵们作为月亮女王的侍从，在剧中起着合唱团的作用。《加拉斯娅》中一群奇怪的精灵默默地跳舞，随后离去，黎里在剧中赋予他们舞蹈演员的角色，使其增添娱乐性。不

过，剧中还有另外一批精灵仙子的存在，她们是月亮及狩猎女神狄安娜的侍从，纯洁而美丽。小爱神丘比特因为不满她们对贞洁的坚守，射出了爱情之箭，意欲搅乱她们的情欲，使其陷入疯狂的爱情。《弥达斯》第四幕一场上演了精灵戏，仙境场面美不可言，琴声、笛声、歌声此起彼伏。这个仙境场景能让莎士比亚心醉神迷，也把它移植到《仲夏夜之梦》的仙境中，精灵国的仙王、仙后、小精灵迫克以及众精灵有误会、有纷争、有报复，他们与人同形同性，人所具有的七情六欲他们一样不落，完全是人的世界的写照。

黎里的精灵戏在当时剧坛取得了奇特的剧场效应，莎士比亚当然看在眼里，热在心里，跃跃欲试，在自己的剧作中穿插精灵戏。例如《仲夏夜之梦》中，迫克滴“爱懒花汁”的设定与《加拉斯娅》中丘比特的恶作剧相类似；迫克施展魔法将波顿变成驴头，这一灵感来自于《变形记》，与《弥达斯》相接近。《暴风雨》中爱丽儿弹奏庄严乐曲诱使阿隆佐、贡赞罗等人昏睡则

线上会议是新冠病毒全球流行时代的遗产之一，接到这样的会议时间通知已经一点不罕见了：May 25, 2023 from 13:30 to 15:30 (CEST) (2023年5月25日，中欧夏令时下午1:30到3:30)。简单换算一下，对应的北京时间(东8区)应该是晚上7:30到9:30，时差6小时。其实，在很多时候，时差问题一点也不简单，很让人晕头转向呢。

刚进大学念书的时候，班里有个同学来自新疆(位于东6区，对标北京时间)，由于能歌善舞，责无旁贷担任文艺委员，负责安排大家的业余文体活动。刚开始那段时间，她制定的时间表总是怪怪的，譬如晚上10点开始，12点结束什么的——在她脑海里，晚上10点(大体是北京8点的样子)还早呢，晚上12点一点都不晚。我们花了不少工夫纠正她的时间意识。这大概也是我们这些初出茅庐、半大不小的学生们第一次在日常生活中真正体会到“时差”是什么。

其实这还真算不上“时差”，至少旅行到新疆的时候，我们不用调表。一旦进行国际旅行，对我这样习惯从手表上获取时间信息的人来说，到达当地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调表。在飞机上，空乘人员会在广播中再三强调当地时间是几时，听不真切的话可根据入境大厅的表进行调整——一般来说，那个钟表是异常显眼的。校准完毕，之后的时间安排就进入常态化了，譬如早上9点开会，中午12-1点午餐什么的，不会出大问题。这时候的问题多出在“生物钟”上。到欧洲旅行，头几天一到下午4点眼睛就睁不开了，顺带大脑也转得不爽了！撑到工作结束，回到酒店倒头就睡，晚饭都省了。也就睡到凌晨1-2点，自然醒，再怎么躺着也睡不着了。到北美旅行最痛苦，整整差12个小时，表是不用调了，但黑白彻底颠倒，午饭都是在眼皮沉重、睡意萦绕中完成的。

很多地区还实行夏令时制度，例如欧洲，从每年3月的最后一个周日到10月的最后一个周日为夏令时间阶段。因此一年中有两个时刻，欧洲人民统一调表。如果赶在这两个时间点上旅行到欧洲，那可要万分小心。那一年在芬兰，会议结束时恰逢冬令时转夏令时，组委会各种提醒，生怕我们这些国际友人耽误了飞机时刻。就连在路上找人打听方向，对方都会热心地提供额外信息：我们今天调时间，你要注意呀。(实践证明夏令时确实能有效节能。我们也曾1986年开黄庭坚试过一段时间，没几年就取消了。记得那些年每到春天调表的时候，新闻联播会反复提醒：请大家统一将时间向前调整一小时，比如2点变3点；所有的时刻表保持不变，3点出发的火车还是3点出发，相当于之前的2点……确实能把人绕晕。)

欧洲还有三个时区呢，这一点常常被忽略。那一年往返北京伦敦，考虑到票价因素，选择在法兰克福中转。从伦敦(西欧时区)飞到法兰克福(中欧时区，比西欧时区早一个小时)后，把调表的事儿忘在脑后。看看飞机起飞时间，再看看手表（依然是伦敦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呢，我悠悠哉哉地在机场免税区游逛，直到大喇叭里传出我的名字：the last passenger(最后一位乘客)……我恍然大悟，仓皇拎包狂奔到登机口，差点断了气。这大约是多年旅行中最狼狈的一次了。

疫情期间的线上工作会议需要精心设计。位于欧洲中部时区的会议组织者只能选择在他们中午时分召开集体会议，一开场就要求大洋洲(澳大利亚、新西兰)专家首先发言，因为那边已经是深夜，专家们被黑暗包围，坐在小小台灯下轻声说话避免打扰家人；而南美那边早晨刚刚开始，早起的专家们尚睡眠惺忪，靠端在手里的咖啡提神；东亚和东南亚专家比大洋洲专家情况略好一些，但大部分时间里依然需要坚持到深夜。一个工作周期下来人仰马翻。秘书处叫苦连

这一趟旅行下来，四个小时在手指拨动中“蒸发”了。这还算好，损失最大的还是南北美洲专家，15小时左右，他们不仅需要调时针，还需要调日期，前进一天。当然，返程的时候，这些损失都会被自动弥补回来。加拿大专家笑说，她在新西兰时间周日早上离开，到达多伦多后，当地的周六还没过完呢，感觉自己穿越时空了。真是太奇妙了，我们都乐不可支。

会议安排了一个非洲专家(东2区)的发言，由于转机签证问题他没能抵达会议现场，只能以视频方式跟大家会面。看日程，会议安排在新西兰下午3:30。到点了，网络那头一直没动静，秘书处小姑娘急忙打越洋电话联系。随后满怀愧疚地说，不好意思时间算错了，那头还不到早上6点，专家一时没能起来……重新安排时间，新西兰时间第二天早上8点，非洲专家的(当天)晚上10点——有点勉强，但真的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天了。

在这里——新西兰基督城(Christchurch)——还意外地碰上了那一个让人感伤怀念的“时差”。1910年6月英国人斯科特背负着“率先登陆南极点，以确保大英帝国荣誉”的使命，带领队伍前往南极探险，历经千难万险到达目的地后，才知道挪威的阿蒙森小队已经拔得头筹，挪威国旗已经飘扬在南极点了。“时差”大约是5周。更加悲剧性的是，因补给不足，斯科特和另外四名队员冻死在回程路上(见《文汇报》2023年3月30日公众号)。在从英国到南极点的漫长旅程中，斯科特队伍在基督城做最后的停留休整，之后就正式踏上了南极征程。没能再回来。1913年斯科特妻子 Kathleen 重返基督城，与当地人民一起为英雄建起了一座雕像。斯科特先生站在高高的石基上，身着雪地服，头戴雪帽，手拄雪杖，目光坚毅地凝望远方。时光在这里停止了。

# 关于时差的那些事儿

小黑

连——这样下去不仅新手专家得不到充分学习，资深专家们恐怕也要流失殆尽了。双边会议也是状况百出。那个写论文妙笔生花、做演讲行云流水的 Richard 博士，怎么确定会议时间总出问题？邮件说7pm，发来的自动链接显示为6pm，大家白等1小时。有次还准备把会议安排在北京时间上午10点(英国夏令时早上3点)，一看就是又糊涂了。

新西兰……东12区，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天涯海角”了，比地球村的大部分人都更早看到新一天的朝阳，更早享受落日余晖。在网络会议时代，那里的专家只能牺牲自己，在深夜与凌晨跟其他人交流，会议组织者为此充满内疚。新冠全球大流行紧急状态甫一终结，例行年度会议立刻安排在新西兰，算是补偿。

我们几个人一路向东南方向进发。在澳大利亚转机，将时针向前拨动两小时(例如下午三点变成下午五点)；到达新西兰，再顺时针调整两小时。这并不多见哦，来自东方的我们更习惯的操作是逆时针调整。小组里的印度专家当然也是顺时针调整，但他们还需要调分针，谁让印度另辟蹊径选择了东5.5时区为本国的标准时间呢？就这半个小时的特殊性，让大家头疼不已。

这一趟旅行下来，四个小时在手指拨动中“蒸发”了。这还算好，损失最大的还是南北美洲专家，15小时左右，他们不仅需要调时针，还需要调日期，前进一天。当然，返程的时候，这些损失都会被自动弥补回来。加拿大专家笑说，她在新西兰时间周日早上离开，到达多伦多后，当地的周六还没过完呢，感觉自己穿越时空了。真是太奇妙了，我们都乐不可支。

会议安排了一个非洲专家(东2区)的发言，由于转机签证问题他没能抵达会议现场，只能以视频方式跟大家会面。看日程，会议安排在新西兰下午3:30。到点了，网络那头一直没动静，秘书处小姑娘急忙打越洋电话联系。随后满怀愧疚地说，不好意思时间算错了，那头还不到早上6点，专家一时没能起来……重新安排时间，新西兰时间第二天早上8点，非洲专家的(当天)晚上10点——有点勉强，但真的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天了。

在这里——新西兰基督城(Christchurch)——还意外地碰上了那一个让人感伤怀念的“时差”。1910年6月英国人斯科特背负着“率先登陆南极点，以确保大英帝国荣誉”的使命，带领队伍前往南极探险，历经千难万险到达目的地后，才知道挪威的阿蒙森小队已经拔得头筹，挪威国旗已经飘扬在南极点了。“时差”大约是5周。更加悲剧性的是，因补给不足，斯科特和另外四名队员冻死在回程路上(见《文汇报》2023年3月30日公众号)。在从英国到南极点的漫长旅程中，斯科特队伍在基督城做最后的停留休整，之后就正式踏上了南极征程。没能再回来。1913年斯科特妻子 Kathleen 重返基督城，与当地人民一起为英雄建起了一座雕像。斯科特先生站在高高的石基上，身着雪地服，头戴雪帽，手拄雪杖，目光坚毅地凝望远方。时光在这里停止了。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